

上津云客户端
看往期电子报

叮当巷

湘楚市城南有一条古旧的巷子,叫叮当巷。男女老少都说:“这条巷子有了铁铤吨铁英,才名副其实!”巷名是清末民初就有的,但为何叫“叮当巷”,没人说得清楚。

1960年夏天,住在巷子中段的铁家独生女儿铁英高中毕业后,招工去了城北的一家国营企业——丰收农机制造厂。她执意要学打铁,成了一个女锻工。几年后,她在“工业学大庆”的热潮中,主动请缨组建“女子锻工班”,并被任命为班长。争高产、打硬仗、评先进、当劳模,报纸上称她是“响叮当的女汉子”!

叮当巷也跟着铁英声名远播,连细伢崽崽都牛气冲天,把老儿歌改几个字满世界传唱:“张打铁,李打铁,叮当巷出了个铁姐姐。姐姐留我歌,我不歇,我要跟姐姐学打铁。”

铁英的父母都是码头的搬运工人,扛包、挑担,一身的力气。他们待人和善,街坊邻居要搬运什么重物,他们随叫随到。

有人问铁英多:“你女儿为什么要当打铁匠?”他憨憨一笑,“她生来就性子野,喜欢做出格的事。我说打铁不是女人干的活,她马上反驳:‘搬运工是男人干的活,我妈怎么也入了这个行当?’气得我半天回不过神来。”

铁英找对象也剑出偏锋,让人刮目相看。

到1968年,铁英二十六岁了。那个年代提倡晚婚晚育,铁英领着十几个姐妹,抡锤手工打铁,操纵汽锤打铁,烟里火里大干特干,没心思想成家的事。

这年夏天,锻工班忽然来了个三十岁的男子柴荒火,是厂部技术室的技术员,念过大学,因出身不好,被厂长安排到政治素质过硬的女子锻工班去劳动锻炼,改造思想。”

柴荒火白净脸、高鼻梁、大眼睛,一口好听的吴侬软语。

报到时,柴荒火先向铁英和女工们鞠了个躬,说:“以后我就是师傅们的徒弟了,请不吝赐教。”

大家哄堂大笑。

铁英笑着问:“我们怎么没见过你?”

“厂里上千号人,应该是碰到过的,只是我的样子太普通,连也记不住。但女子锻工班名声在外,我很佩服。铁班长家住叮当巷,我看过你的新闻和巷子的照片。”

铁英脸红了,又问:“你住在工厂的家属区?”

“我家在杭州,大学毕业后分配来的。年届而立,还住在单人宿舍里。”

一个女工说:“柴荒火,住什么单人宿舍?干脆搬到叮当巷去,让铁班长慢慢改造你。”

掌声雷动。

铁英大吼一声,“该干活了!”

柴荒火在这里踏踏实实待了一年,从打扫卫生、搬送坯件和成品做起,然后学着抡锤手工打铁、操纵汽锤打铁,不怕流汗,不怕吃苦。

铁英隔一阵子就会喊一声:“柴大哥,歇一会儿吧!”

柴荒火笑了笑,说:“哪有徒弟歇,师傅不歇

的,我不累。”

中午,食堂有推车送饭菜来,各人用饭盒买了饭菜,坐在一起吃,吃完后坐在一起聊天。

铁英总是坐在柴荒火旁边。

有人问:“古代的著名诗人中,有谁写过打铁的诗?”

柴荒火说:“唐代的李白写过《秋浦歌》,炉火照天地,红星乱紫烟。赧郎明月夜,歌曲动寒川。”说完又一句一句地解释。

有人来请教怎么看图纸,柴荒火拾起一根小铁丝,在水泥地上画出工件图,认真地讲解。

铁英手端一个茶碗,递过去,说:“请柴老师润润喉。”

一个星期的上午,铁英请柴荒火去了叮当巷的柴家小院。

最有趣的事,是锻工房旁边有一间小屋子,专供女工换衣,地面很不平整。柴荒火建议由后勤科派人来,在换衣柜前浇筑一块凸出地面的长条形水泥板,配上一条长长的板凳,以便女工换鞋。铁英答应了。当水泥板将干未干时,铁英突发奇想,让自己和姐妹们每人留一个赤脚印在上面,又把柴荒火拉过来,“命令”他脱掉鞋袜,在她的赤脚印边也留下一个赤脚印。

铁英说:“荒火,你的脚印留在锻工房,就会永远记住这段美好的日子。”

铁英和柴荒火恋爱了。

这消息惊动了厂领导,轮番找铁英谈话。说铁英是共产党员、模范、标兵,又是工人家庭出身,怎么能和一个成分不好、还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谈恋爱。铁英听完,说:“我们不仅是恋爱,还要马上结婚,让柴荒火到我家当上门女婿。我爹、我娘和我都是党员,教育、改造柴荒火,我们有信心!”

日子过得真快,一转眼,铁英八十有四了。

铁英的爹娘去世后,与她相濡以沫的丈夫柴荒火,也在十年前因病离世。孙子立业成家于外省,还有了一儿一女。陪伴在她身边的,是快退休的儿子柴小焰和已退休的儿媳文秀,他们都是小学教师。

让铁英难以忘怀的,是她在锻工房和姐妹们度过的岁月。女子锻工班在1976年秋后撤销,她因在丈夫的长期辅导下,钻研文化技术,便名正言顺地改行当了技术室的档案管理员,再次与丈夫在一起工作。

即便后来丈夫当上了副厂长和总工程师,二人的感情依然很好。他教她在院子里栽花、种草,教她读唐诗、宋词和技术书籍。当他们都退休了,丈夫在杂物间安放好从旧货市场买来的钢砧、大锤、小锤、长夹钳、鼓风机,又砌了一个锻炉。在她有兴趣时,夫妻开炉打铁,叮当叮当的锤声从院里传到院外的巷道里。

三年前,原本有心脏病的铁英不慎跌倒中风,出了医院回到家,她就不再肯出家门,也谢绝左邻右舍的探望。她只能在家里一瘸一拐地移动脚步,大多数时间都躺在床上,一会儿清醒,一会儿糊涂。

又到了酷热难耐的夏三伏。平素精神萎靡的铁英,对侍奉在床边的儿子和儿媳说:“我要去丰

收农机制造厂的锻工房!”她指着窗外亮得耀眼的太阳,又大声说:“锻炉里的铁烧红了,我要去打铁了。姐妹们和你爹,在等着我去开炉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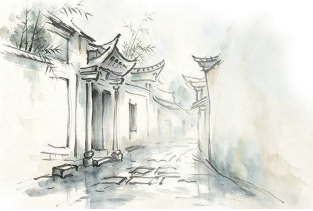
文秀说:“妈,您上班的厂子在城北的工业区,前几年,为建设生态绿化城市,整个工业区的厂子都拆迁了,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文化休闲公园。”

“我不信!我的厂、我的锻工房,还在!我今天不但要打造锄头、犁头、镰刀,还要打造拖拉机、排灌机、切草机的工件!”

柴小焰说:“妈,我们开车陪您去。”

寻常巷陌 (二题)

聂鑫森



“好。好。好。”

一个小时候,他们来到目的地,在写着“丰收农机制造厂原址”的路牌边,停了车。当年的几栋厂房,改建成了“城北工业历史展览馆”。

柴小焰从小车的后备箱取出轮椅,扶着铁英坐上去。夫妻俩推着轮椅,走进展览馆的大门。铁英的眼睛睁得大大的,她说:“我闻到锻炉的烟火味了,听见叮当叮当的锤声了!哦,怎么没见你爹?哈哈,他准是上班迟到了!”

他们来到介绍当年农机制造厂女子锻工班的展板前,放大的铁英照片格外醒目。

铁英惊叫一声:“那是我!那是我!我这么年轻啊。”

文秀说:“不但年轻,还很漂亮。”

铁英忍不住咯咯地笑。

墙上又出现一幅窄长的照片,一块水泥板上印着一排赤脚印,照片下面摆着一个结实的木架,木架上横放着水泥板的原物,上面的那些赤脚印格外清晰。

轮椅停在实物前,铁英看了又看,然后说:“姐妹们的赤脚印好看!我的赤脚印也好看。你爹的赤脚印和我的赤脚印挨在一起……”

文秀的眼里泪光闪闪。

柴小焰说:“妈,您累吗?”

“不累!你听,锤声又响起来了,叮当——叮当——”

柴小焰和文秀竖起耳朵,好像真的听到了沉重的锤声,传到了耳里,印在了心上。

叮当——叮当——叮当——

邮驿馆

游偃退休了,刚过花甲,就不用再去邮政局的投递部上班了。

高高大大的个子,腰也粗,膀也圆,却要闲下来养老度日,难受!

游偃退休时,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,他说舍不得这辆墨绿色的邮政自行车,可不可以卖给我留个念想?领导说这车早该报废了,你想要,拿走就是。游偃眼里有了泪,轻轻地拍着自行车的龙头,说:“伙计啊,我们回家去吧。”

上班穿墨绿色制服的邮递员,自行车也是墨绿色的,称为“二八大杠”,因为车轮为28英寸,辐条是特意加粗的;高碳钢菱形主梁(大杠),载重抗压性强;车尾是双货架,可挂几个邮包。

游偃十八岁当上邮电局的邮递员,骑着这辆自行车穿街过巷,送信送电报送报刊送包裹单。后来邮电局分为邮政局和电信局,他仍留在邮政局的投递部送信送报刊送包裹单。近些年,邮政局下面成立了快递公司,用邮政汽车收发货物,投递部留下一部分年纪大的人,送散户订阅的报刊。手机普及后,微信和电子邮件可以自由发送,很少有人寄信、寄节日贺卡了。

几十年光阴在游偃的车轮下流转。青壮年时代,车尾的双货架上放着好几个邮包,双脚蹬在踏板上又快又稳,叮当的铃声响了一路。每到一户人家门外,停车、敲门,高喊一声:“游偃来了!”多有意思啊。

在湘楚古城,喜欢把邮递员称之为“邮差”,没有任何贬义。“邮差”者,就是为国家邮政事业当差的人。“游偃”与“邮差”发音相近,“偃”的意思是“有才能”。“偃”的另一个读音是“思”,“偃偃”两字相叠,是“互相督促”的意思。“游偃来了”即“邮差来了”,主人闻声而开门。

后来呢,车尾双货架上的分量渐渐轻了,轻得让游偃身子发飘。五十岁时,因原来的坐骑实在太破旧了,不得不换上新车,新车陪着他又走过了十年,变成了旧车。换过零部件,墨绿的漆色旧了又刷新,都是他推着车去修理车间自己动手。不为别的,就能和车子多待一会儿。

游家住的这条巷子叫文渊巷。

初夏时节,五点多钟天就微微亮了。

游偃悄悄起床,把自行车推到院子的空坪上,

用一块干净的抹布,把车子上上下下擦个干净,再把空空的邮包挂在车尾货架上。然后坐在一棵枇杷树下的石凳上,点燃一支烟,慢慢吸着,竖起耳朵听对面两层小楼里的动静,一楼客厅墙上的挂钟已经敲了六下,妻子怎么还没去厨房?

游偃急忙站起来,喊了几声:“章兰!章兰!快去做早餐,吃完我去上班!”

小楼里传出懒洋洋的声音:“我的游偃呀,你不要上班了。”

游偃一愣,说:“不上班我也要骑车出去兜兜风,要不闷得慌。”

他推着自行车,走出院门,再把门关上。然后骑上车,飞快地冲出巷口。半个小时后,他到了火车站一侧的邮政局附近下了车,远远地看了一会儿,又赶快上车,沿原路返回家里。

章兰正在院子里打太极拳,问:“又去邮局了?”

“没……骑车转了一圈,锻炼身体。”

前几天,我在微信朋友圈更新了一条动态,一个朋友在下面留言:“我家姐姐此时此刻正聊到你。”

她会聊我什么呢?我没问,大概是好话,我想。

朋友口中的“姐姐”,是她的大女儿,一名高中二年级学生。说是朋友,我与她们也仅有一面之缘。

去年九月初,趁着休年假,我去了一趟衡阳。一为旅游,二是顺道看看侄子即将求学的南华大学。到了衡阳,爬南岳衡山是标配。我打了一辆网约车,来到衡山脚下。起始处有个无人看管的售货点,只有两样商品:矿泉水和毛竹手杖,单价都是两元钱,旁边摆着二维码。我不是个有经验的登山者,爬的基本是家乡周边的小山,从没使用过登山杖。登山时,我觉得除了手机,任何物品都是累赘。那天我背了个小包,主要是装充电器。我没有购买水和手杖,径直往上走。为了好好观赏风景,体验攀登的乐趣,我没有选择坐车上山,计划能爬多高算多高,不求到顶,差不多就返回。检票后,我只看到一条公路蜿蜒盘旋,正在犹豫。后面有声音在问:“请问下面这条路可以走吗?”

我回头张望,是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人,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孩。

“可以走!”是衡山的工作人员。

“哦,下面的路就是梵音古道吧?我就是为这条路来的。”我看着公路下面的河流与小道脱口而出。头天晚上,我在网上看了登山攻略,提前做了功课。

“是的,要走就走这条路,风景更好。”那女人说,“要不,我们一起走下面吧?”

“可以啊,曲径通幽。”我们便沿着小道而行。

“他们都走的大路,要不是有你做伴,我也不敢走这条路。”她笑道。

看来出游还是要有个伴壮胆,我想。我喜欢一个人出去旅游,为的是那种自在,不用顾及别人的感觉,想走即走,想停就停,不慌不忙。某次,我独自在旅游淡季去了一个裂谷,全程没有碰到任何人,只有风吹树摇的声音。刚开始,我非常享受这份宁静。可是走着走着,清泉静流的石缝里飞出几只被我脚步惊扰的蝙蝠,再看那些大石头的形状隐隐约约有蟒蛇、雄鹰和大象的影子,我顿时汗毛倒竖,生怕石头会动起来。我进退两难,不敢回头,过竹桥的时候又担心水底会有不明物飞起来,桥会塌下去,看一切都像有了生命。直到走到出口,看到了人烟,我才打了个寒噤,轻松了起来。

我朝她会心一笑,微风拂过,结伴而行的快乐又添了几分。小河里流水叮咚,碧波轻漾,沿青石路拾级而上,苍林枯藤垂吊,落叶中撑出成片的蘑菇。每到风景独特处,她会帮我拍照留念,这是以往我单独出游所无法拥有的待遇。闲聊中,我才知道她们来自长沙,全家都是登山爱好者,周末常全家出行。怪不得她家大女儿使用手杖的动作那么娴熟,每走一步都如此轻松。女孩文文静静,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她说她登山是一定要到顶的,现在,她更向往爬雪山。从谈话中,我猜出她对地理和地质很有兴趣,是个知识丰富、见识颇多的女生。她们的言行举止彬彬有礼,我暗想,和她们一起登山,倒是件惬意的事。那个小女儿,顶多上小学一年级,却也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力,即便大汗淋漓、

“怎么不把早点买回来?”

“你没交代呀,我马上去买。你要买什么东西,只管吩咐,我骑车立刻去办。”

“很主动啊。”

章兰是一所中学的美术老师,五十五岁退休,已经五年了。女儿早在外地成家,不用他们操心费力。游偃上班时,她一个人在家,除料理家务外,就是看书、画画、练书法,从容而闲适。现在游偃退休了,她的心情变得紧张起来,像一张拉满了弦的弓。家里要买什么东西,不论远近,不论东西多少,哪怕是一瓶酱油或是几棵小菜,游偃都要骑车去,货架上必挂上邮包。购物回来,第一件事是擦车子,再给车轴点上几滴润滑油。然后,不停地问章兰:“你想想,还有什么东西要买?”

章兰说:“你把骑车当成送信送报了,当了几十年邮差,还没当够?原本清净的家,让你闹得鸡犬不宁。”

游偃脸涨得通红,脖子上的青筋也突起来,大声说:“你退休时,不也是这样,整天慌里慌张的,一会儿笑,一会儿发呆。后来,你的同事建议你在二楼书房的门楣上,贴上了金色大字‘美术教研室’的红纸,一进书房就像还在学校上班。这一招确实灵,你果然慢慢变得平和了!”

章兰听了,忍不住拍手大笑。

“你笑什么?”

“你和我当年一样,患上退休焦虑症了。得营造你一个你还在上班的氛围,让你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。我是学美术的,搞这个设计应该还行。等设计好了,再请工匠施工。”

“邮筒,邮政自行车必须有,还要挂一块‘邮件投递站’的牌子。”

“这些元素自然不能缺。不过,院门上方挂的横匾,不如题为‘邮驿馆’,古代驿道传递信件的场所。将这个称谓拿来一用,怎么样?”

“就这定了!”

一个月后,文渊巷的游家在爆竹声中,变成了古典又现代的“邮驿馆”,黑底绿字的横匾,大方地挂在院门上方,“邮驿馆”三个隶字出自章兰的手笔。浅褐色的大门上,用彩色油漆画着古代邮差骑马飞奔的图案。院门左侧的院墙,嵌入了一个用薄铁皮打制再涂成墨绿色的邮筒,与实物大小相同。院门右侧的院墙,将游偃骑过的邮政自行车嵌入,车尾的墨绿色邮包鼓鼓囊囊,是章兰用油漆画上去的,像真的一样。

游偃满脸是笑,不停地向前来祝贺的邻居们拱手致谢。一位白须白眉的老爷爷说:“游偃呀,你年富力强,还是个好邮差!”

“老爷子,您和各位要寄快递,可以交到这里来,我骑车替你们送到邮政局去。”

有人问:“你的车嵌进墙里了,怎么去?”

游偃说:“我买了一台墨绿色的电动自行车,随时可以出发!”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八八期

气喘吁吁,依然坚持向上爬,没有哭闹,一点儿也不娇气。

女人带着小女儿在后面慢慢走,我与她的大女儿时常要等她们一会儿。

女人终于对大女儿说:“姐姐,妹妹好像中暑了,很难受,要不我带她坐车到南天门等你们,你和阿姨慢慢向上爬。”

我们都同意她的方案,四个人分成了两个小组。

我是头一回爬南岳这样的大山,起初兴致盎然,到后来体力有些不支。女孩建议我买支竹手杖,我想也是,刚开始不会用,慢慢就会习惯的。于是,我在半山腰花五元钱买了根涨价的手杖。

沿途是小路与公路,旁边有条小路特别陡峭,女孩问我要不要走陡路。对她来说,走陡路更有挑战性,才有登山的趣味。我一直没有学会怎样用手杖借力,可心中有股不服输的劲儿,看着平缓而弯了很大一个弯的公路,我说,可以试试。就这样,我们一路上互相鼓励,谁也不放弃。她到底年轻,体能上比我强太多,但也渐渐显露出疲惫。我不时问下山的游人,上去还有多远,他们总是带着善解人意的笑说,很快就到了,半小时路程吧。后来,我发现,这句话完全是个善意的谎言,我们走了好几个“半小时”还没到。这里几百米的山路要花去平时登山好几倍的时间。我们不禁失笑,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路程,或者只是在激励游人往上爬?

途中有几座道观,其中玄都观位于衡山之半,门口的对联是:遵道而行,但到半途须努力;会心不远,要登绝顶莫辞劳。这既是对勇往直前登山者的勉励,更是一种人生态度的诠释,很值得品味。女孩在悄悄观察我是否想进去,于是我提议去拜一下,她欣然同意。看到她跪在蒲团上,纾缓的身子匍匐下去后,缓缓抬起上身,样子极为虔诚。

终于离南天门不远了,女孩的妈妈问我们到哪儿了,她们还在等着我俩一起爬祝融峰。女孩说:“阿姨不想爬祝融峰了。”

她妈妈爽朗地笑着说:“妹妹还给阿姨买了香,要一起到祝融峰烧香呢!”

到了南天门,已近黄昏,我们爬了整整五个小时。站在前坪往下望,视野非常开阔,层层叠叠的山环抱在一起,夕阳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,聚焦在中间的那片树林上,果然是一览众山小。

母女三人再次邀我向祝融峰攀登,我不假思索地婉拒了,内心早为拖累了女孩而感到不安。一路上,她肯定是在等我的。游人都说从南天门到祝融峰半小时足矣,我估计自己做不到,到南天门已挑战了我的极限,我算是见识了这里的“半小时”是个什么概念。

我没有问女孩的姓名,也没加她的微信。我内心有种自卑,怕和年轻人有代沟。倒是她妈妈临分别时,主动加了我的微信,约我有机会一起登山。

从南岳回来,那里的景致让我难忘,而我对那个女孩的印象更深。如果一路上没有她与我并肩前行,我大概只能走三分之一的路程。从她身上,我看到了不达目的的不罢休、勇攀高峰的信念与力量。

我相信,在未來的人生中,她会勇敢面对每一次考验与挑战。因为我记得,她登山是一定要登顶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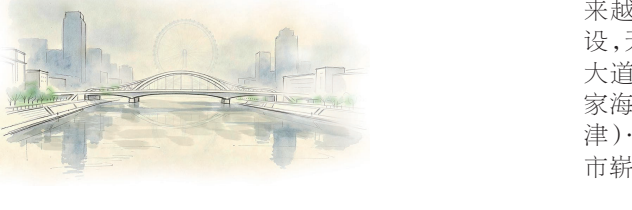
好够游船穿桥而过而不觉匆忙。

两岸的建筑,高低错落,新旧相间。有摩天大楼,也有老建筑;有成片的小洋楼群落,也有现代感十足的玻璃幕墙大厦。它们一排排沿河摆开,面河而立,像列队致敬。白天看,面目可亲;夜晚看,灯光下的海河更添魅力。每一座建筑都像是一个有故事的人,默默地讲述着这座城的过往与今朝。

海河上的桥,更是一绝。河是大河,桥是大桥。这些桥各具个性,没有一座重样。解放桥是钢结构的,可以开启,

海河流过我的十年

康健



老天津人叫它“万国桥”。北安桥、金汤桥、狮子林桥……每一座桥都像是一顶冠,为海河加冕。你不用出国,在天津就能看到西洋风格的大桥,桥头雕塑精美,栏杆上的装饰一丝不苟。桥上人行道与车道分开,你可以凭栏看风景,看河水东流,看船只穿行,看两岸灯火渐次亮起。

夏秋之夜,可乘游船游览海河。

船从繁华中驶过,从一座座大桥底下穿过,抬眼望去,桥底的巨大钢梁与灯光交织,彰显出艺术与力量的完美结合。老桥有老桥的看头,新桥有新桥的气派。那些新建的大桥,带着新时代的自信,风采丝毫不输百年前的老桥。天津的桥,是时间的亲历者,也是城市不断向上的见证。

最让人心生温暖的,是海河两岸的滨水甬道,宽敞、平整、安全。大部分区间不设栏杆,只有宽大的石砖凸起作为提示。

河是亲民的,城是包容的。清晨,老人在河边打太极;傍晚,年轻人在步道上慢跑;周末,一家人推着婴儿车散步。海河不是远观的风景,而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。它深入城市腹地,深入市井烟火,与煎饼果子的香气、相声茶馆的笑声、早点摊的吆喝

声融为一体。

天津这座城市,骨子里有一种从容。它不急不躁,不攀不比。这些年,天津的发展步子稳而实。作为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,天津拥有国家级新区——滨海新区,那里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。空客天津总装线、新一代运载火箭产业化基地、智能电网、生物医药……一个个重大项目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。天津港是世界上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之一,通达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,是“一带一路”上的重要节点。

天津的城市面貌也在悄然改变。曾经的老工业区,如今变成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;曾经的棚户区,变成了宜居的保障房社区。地铁线路不断延伸,出行越来越便捷;绿色生态屏障加快建设,天更蓝、水更清、地更绿。五大道、意式风情区、古文化街、国家海洋博物馆、国家会展中心(天津)……一个个地标成为这座城市崭新的名片。

天津人把这些变化看在眼里,却不张扬。他们依旧把日子过得紧不慢。早上吃一套煎饼果子,绿豆面摊开,打上鸡蛋,撒上葱花,夹上脆脆的果算儿,抹上面酱、腐乳、辣酱——那滋味,是天津人一天的底气。午后去茶馆听段相声,台上说《卖布头》,台下笑声不断。晚上沿着海河走一走,看“天津之眼”缓缓转动,看解放桥灯光亮起,看游船从桥下穿过,两岸灯火倒映在水中,碎成一片流动的金色。

我离开天津三十多年了,可每次回去,都像回到一个熟悉又新鲜的地方。熟悉的是那条河、那些桥、那些街道;

新鲜的是那些拔地而起的新楼、那些不断延伸的道路、那些越来越年轻的脸上从容的笑。

海河依旧东流入海,天津却早已不是当年的天津。它在变,变得更好、更美、更有力量。可有些东西没变:天津人的乐观、幽默、不端着、不装着,海河的温柔与坚定,还有这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淬炼出的独特

的韧性。

我想,我与天津的缘分,就像海河一样,不急不缓,绵延不绝。它流过了青春,我带着它的印记走向远方。无论走多远,心里始终挂牵着那条经纬,系着那座城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宁



津门印记